

人套河

賈蘭坡著

龍門聯合書局印行

河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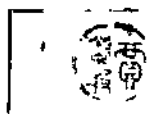
賈蘭坡著

“河套人”是我國舊石器時代中期的一種人類，他代表人類發展史的第二個階段。因為他的遺骸和文化首先發現於我國河套地方，所以叫作“河套人”。



龍門聯合書局印行

人 套 河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 者 賈 蘭 坡

出 版 者 嚴 幼 芝

上海茂名北路三〇〇弄二號
電話 二〇二七

發 行 者 龍 門 聯 合 書 局

上海河南中路二一〇號
電話 一七六七

靜 安 寺 支 店

上海愚園路二二六號
電話 二二六八

分 售 處 龍 門 聯 合 書 局 各 地 分 局

北京分局 東安門大街 82 號

北京南城支店 琉璃廠 103 號

北京西城支店 西單福壽商場 6 號

重慶分局 中山一路 368 號

漢口分局 江漢一路 3 號

瀋陽分局 遼寧街 40 號

天津分局 大羅新街 308 號

西安分局 東大街 281 號

南京經售處 太平路 267 號

廣川經售處 永漢北路 204 號

杭州分銷處 平海路 102 號

長沙分銷處 府前街 36 號

台灣分銷處 台北衡陽路 12 號

基本定價捌元正 外埠酌加郵運費

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

楊 序

我國關於人類化石材料的豐富，爲全世界所公認。尤以北京附近周口店中國猿人所得個體之多，代表性之全，實爲世界第一。但豐富的意義，還可從旁的方面看出來。就是我們不但有中國猿人，還有其他人類化石的發現。可能產於南方某地，有比中國猿人還原始些的“步氏碩人”，確切發現於北方的，有從河套發見而約略與“尼安德特人”同時且與之十分相近的“河套人”。可惜後兩種人類化石，材料均不太多。“步氏碩人”，只有幾個牙齒爲其代表，而“河套人”材料更少，只有一個門牙和些破碎且不在一起的股骨。但這並不能斷定關於這兩種人類化石，就是材料貧乏。因爲前一個是從香港藥舖買來的，不但不能證明其少，反可顯出其多。試想隨便在藥舖一看，就能發現人類化石，那末若果能找見其產地，或發見其層位，當然可有多多的發見。而另一個（河套人）也只是在普通地質調查情況下所發見的，並未經過有系統的採掘。可能材料還很多，因爲自發見以來迄今三十年再未有人去過。因此我們從數量的方面講，已有豐富的“中國猿人”化石。從人類化石的種類上講，我們有“中國猿人”、“步氏碩人”和“河套人”。其他更晚期的半人類化石，尚不計算在內。那末我國是一個人類化石豐富的地方，實在沒有任何疑問。如更進一步有系統的採集，必然可獲得更豐富的材料。

以前雖有這些有興趣的發現，可是注意的人，只限於少數專家，或者對人類化石有興趣的一部分人，從來沒有爲廣大民衆留意過。此由於過去發表的東西，大半爲外文，而一部分中文著作，銷路少得可憐，可以說明白。自解放以後，一般民衆，渴求自然科學方面知識，尤以對於

從猿到人的學習高潮，達於頂點。不但各學習小組均以此題目為主要學習節目之一，而南京、北京之有關從猿到人陳列館或展覽，無不參觀的十分踴躍，也可以說明。現在呢！我們已進入人民的科學時代，科學不只是少數人的賞玩品了。所以這一類知識的大衆化，是迫切的。

以前關於此等知識太少，且多爲外文者，已如上述。爲應此需要，賈蘭坡先生已寫了一本中國猿人，把“中國猿人”發見經過，構造性質，以及所代表的文化，有詳細的敘述。出版以後，爲有用的書刊之一。現在賈先生又將“河套人”發見經過情況，以及所代表的文化，也寫了一本。這雖然是兩本不同的書，而實際是前一本的繼續。也就是我國材料中有關人類發展史的另一章。該書已由專家審閱，所提意見，亦由作者細心修正；當然和中國猿人一書一樣，是一本有關人類發展史有用的書之一。這一本，敘述河套遺址，“河套人”的性質，“河套人”的文化，以及與“河套人”共生的動物羣，都予以詳細的說明，使不容易看到有關發見原來著作的人，可以手此一卷，能窺全豹。

不過“河套人”不比“北京人”，他的材料是片斷的，極不完全的，所以記述起來，比“北京人”更難。而且爲了易於了解計，不可能不有若干稍爲擴大的推判。如“河套人”生活的情形一章，所述“河套人”的面貌、智慧、服飾等。這些推斷，讀者當他是推斷好了！作者也指明是「推測」，而這並不作本書的主要部分，本書主要的部分，乃是給予讀者有關“河套人”的各方面事實，本此事實，聰明的讀者，也可以自己去推斷。

知識是我們對一切鬥爭的武器。我們沒有精湛的政治知識，就不能作政治鬥爭。我們沒有充足的自然知識，就不能與自然界作鬥爭，人類發展的知識，是自然科學知識的一種。我們知道了以後，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腦子武裝起來，對一切不合理的有關人類發展的說法作鬥爭。這個鬥爭，主要可以由兩方面看。一方面，我們不再相信上帝創造

人的那些無稽之談。清清楚楚的事實，擺在我們面前，人類怎末是上帝創造出來的？因而人類發展的正確知識，不成問題的為向宗教迷信作鬥爭的有效武器。另外一方面，人類的發展、至少從一開始起，就以勞動為唯一主要的推動力。以此而一步一步創造了今天高度的文化。我們看過“中國猿人”所做的許多石器，用過的骨頭，與發明用火的能力。我們又看到“河套人”用過的石器、骨器。這些器物，一些人或很不了解，以為很容易作。其實我們應該了解那些石器，不是用我們現在所用的錘子或其他工具作的，而是用雙手以石擊石作的。他們選擇材料之精，與製作器具之巧，就是現在考古專家，用現代工具，也不會作的那末精而好。這些東西，代表着過去人的血與汗——勞動。因此又可以武裝我們的思想，對那些不勞而獲，剝削別人勞動的人們作鬥爭。

如此說來，賈先生對於化石人類的重要論著，不能看作是不切實用，不配合生產，或與經濟無關的東西。相反的，他實在是現階段以及將來是極有用的學習材料。所以我很高興為之介紹。我熱烈的希望這本書能和中國猿人一書一樣的能發揮他最高的作用。

提筆之前，令我回想到二十多年以前，當賈先生初次加入我們在周口店工作的情形。他以一個沒有進過大學的人，到山工作，開始幫助我們管理賬目和工人。主要由於賈先生自己的努力，自修苦學，獲得了很豐富的考古、人類化石、古生物、地質各方面知識。我應當在此，對賈先生的貢獻表示衷心的祝賀與敬意。

楊鍾健 一九五〇・十二・八，北京

自序

當我寫中國猿人一書脫稿之後，我就籌備寫河套人這本書。“河套人”是舊石器時代中期的一種人種，與歐洲發現的“尼安德特人”同時，其遺址在我國河套地方。

“河套人”的發現，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個年頭了，時間雖然很久，但因為發表的文章不多，又因為所發表的文章都是用西文寫的，始終沒有一本專門講述這個遺址的中文本，所以我國人知道有“河套人”的人反而很少。倒是一般外國人知道有“河套人”的人比我國還要多些。這可以說是過去半殖民地的中國，在學術上的具體表現。

要想使這門學術發達，必須先求普及，使廣大的人民都有知道的機會，要求普及則必須先有通俗的中文本，使中國人看了能懂，才能達到這個目的。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主要宗旨。

我寫這本書，費了有兩個月的晚上，一來因為我不善於寫作，二來因為河套的發掘並非我親身所經歷，所以寫起來比較吃力。幸而河套的一部分石器和化石現在仍保存在新生代研究室裏，對我極為便利，還算給我一個好的條件。

假使我這本小書對於“河套人”的知識能有一絲一毫貢獻的話，那就是我對於“河套人”遺骨的觀察。過去研究“河套人”的人，只注重在薩拉烏蘇河所發現的一枚上門齒，他們對於在地面上所檢拾的股骨多不注意，步達生是如此，後來魏敦瑞也是如此；他們的理由，就是因為那兩件股骨是從地面上檢拾的，它的地層不明，因而無法作推測。這種審慎的態度是值得我們佩服的。但是人類遺骨的研究，骨頭的本身也是

最可靠的材料，最有力的佐證。一個時代的人類，有一個時代的特徵，比如說在“中國猿人”地層裏找不到現代人，在現代地層裏也找不到“中國猿人”。我在這小書裏把它和“尼安德特人”的遺骨仔細研究測量，比較了一下，我發現這兩件股骨也是有用的，它不但可能和那門齒同是屬於“河套人”的東西，同時更可以推測“河套人”和“尼安德特人”的關係還相當密切，可能就是同一種人，也說不定。

當我寫這本書的期間，我的導師楊鍾健先生、裴文中先生及北京歷史博物館的孫作雲先生，和我的同事劉憲亭先生，供給我許多寶貴的學術意見；這本書所載大部分的插圖是楊鶴汀和曹印湖兩位先生所繪的，我在這裏一並致謝。這本書的原稿，更承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梁思永先生校閱一遍，指正的地方尤多，茲特加聲明，以表謝忱。

賈蘭坡

1950年10月30日於北京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

目 錄

楊 序

自 序

第一章 <u>河套遺址</u>	1
一 <u>河套遺址</u> 的所在.....	1
二 組織 <u>河套</u> 調查隊.....	1
三 <u>河套遺址</u> 的發現.....	4
第二章 <u>河套</u> 人化石之研究.....	9
一 牙齒.....	9
二 肢骨.....	16
第三章 <u>河套</u> 之文化.....	24
一 石器.....	24
二 骨器.....	49
三 火的遺跡.....	50
第四章 與 <u>河套</u> 人伴生的動物羣.....	52
第五章 <u>河套</u> 人的生活情形.....	53
一 更新統時期 <u>河套</u> 氣候的推測.....	56
二 <u>河套</u> 人的像貌.....	57
三 <u>河套</u> 人的智慧.....	60
四 <u>河套</u> 人的服飾.....	61
五 迷信的萌芽.....	61
六 <u>河套</u> 人的狩獵.....	62
第六章 餘論.....	64
附 錄 本書參考文獻.....	1—8

第一章 河套遺址

一 河套遺址的所在

黃河由寧夏省會——銀川市往北流，至臨河縣之南而東轉，到托克托地方又南洩。這一段黃河形成了一個套環，套環之內的地區，就叫作河套。

河套以內的地區，大部分屬綏遠省，一小部分屬陝西省。

河套外圍爲羣山環繞，東北有大青山，北有烏拉山，西北有狼山，西南有賀蘭山，南有白于山。河套爲高原地帶，南高而北低，平均海拔約900公尺。境內東部爲豐美的草原，土地肥沃，居民較多。西部多沙漠，少人烟，湖沼星布。物產以牲畜、鹽巴和天然氈達爲大宗。

河套過去的政治區域，是指黃河灣曲以內及長城以北的地區而言，但本文所記載之遺址，多超越長城之南者，茲按自然地理之區分，也列於河套之內。

* * * * *

二 組織河套調查隊

我國對“史前學”的研究，是晚近三十年來新興的一種科學；在以前，中國不知“史前學”爲何物，所以西洋學者，過去曾有：“中國無石器時代之人類”之說。但自天津北疆博物院院長桑志華(F. Licent)於1920年在甘肅東部的慶陽縣附近發現有三趾馬紅土層，在紅土層之上，黃土層之下有一層礫石。在礫石層中發現有人工打擊的石英岩碎塊，在礫石層之上的黃土層裏也發現有石英岩打擊的石核。自此之後，對

以往所說的“中國無石器時代之人類”之說，遂完全推翻；證明這種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在慶陽發現的石器是中國最早出土的舊石器時代的遺物。

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 Teilhard de Chardin)曾經這樣的說過：從喜馬拉亞山至阿爾泰山間，既有廣大的更新統地層，古生物學家在這個地區以內，就有發現人類化石的機會，這個廣大的更新統地層，就是指黃土（Loess）而言。

中國北部和蒙古的黃土與蘇聯及歐洲西部的黃土，全都生成於末次冰期，因為地層都含着同樣的化石，例如：披毛犀(Woolly Rhinoceros)、巨鹿(Giant deer)、洞穴鬣狗(Cave Hyena)、駱駝(Camel)等。所以證明各地的黃土都是同一個時期的產物。

歐洲更新統的地層裏曾發現很多古人類化石，中國和蒙古既有廣大的更新統地層，當然也有發現古人類化石的可能。根據這種理由，法國巴黎博物院首先注意這個大原野，遂於1922年及1923年間曾兩次派遣德日進及桑志華至河套作史前考古的調查。以前桑志華既在甘肅慶陽發現過舊石器時代遺址，證明那裏曾有舊石器時代人類居住，所以便在那一帶作更詳細的調查。

德日進之行，都有桑志華參加。桑志華對於那一帶的工作是輕車

註一：華北的黃土屬於成層岩類，為風成之堆積物，多由沙漠地方吹來之細微塵沙堆積而成，所以近沙漠地區，常見有巨厚的黃土層覆於山脈高原峽谷內表面。世界著名的黃土地帶，即為中國的北部。其計最厚之地層可達二三百公尺。

日人小林勝生在黃土文明與亂一文裏，關於黃土風成說有這樣的解說：“在中央亞細亞之片麻岩與結晶岩或其他花崗岩地帶，在舊冰河時代，因急激之氣候變化所影響，致岩石被風化瓦解而為土，其細粉復因風之勢力致起塵雲萬丈，彌漫天空，吹送至極遠之東方，沉積於高原山地，此即黃土也。”

熟路，當然對於此行會起很大的作用的。他們兩次調查的範圍都是河套一帶，也就是中亞科學考查團在戈壁調查的一部分。

以往西洋人在我國作調查工作，他們本身確有許多便利，當地的宣教師就是他們調查的先鋒隊。一般神父或牧師們，除了宣傳迷信外，還要利用教徒的協助，作點學術工作。比如河套一帶的調查，像穆新德 (Mostaert)、魏爾德 (de Wilde) 和蒙人王斯究克 (Wansjock) 等人，都有很大的供獻，尤以王斯究克的供獻最大，河套時期的薩拉烏蘇河遺址是他首先發現的。

德日進和桑志華的河套調查工作，在巴黎博物院支持之下，遂於1922年夏季實現了。他們工作的主要目的，不單是爲了尋找我們遠祖的遺跡，還要作河套一帶的地質研究。一塊火山彈，一件奧陶紀的筆石，一件黃土層中的骨化石以及地層褶曲等等的問題，都在他們研究範圍之內。尤其是河套周邊的幾條山脈，更是他們要搜索的對象。

他們在1922年秋，曾至薩拉烏蘇河調查，發現了河套遺址。1923年的調查工作是以包頭爲起點，沿黃河北緣西行，橫穿烏拉山，再西行又到狼山東麓的舍頓山（註一），更由舍頓山南行，入河套沙漠而抵河套西北緣的三聖宮 (St. Jacques)。再由三聖宮南行直達寧夏省會銀川市之南的橫城。自橫城起即與黃河告別，再沿苦長城東行，一直達到陝北靖邊附近的小橋畔地方。這個地點，1922年曾來過一次，這次是重遊，除在附近茂新的遺址外，又作了一次發掘。然後又由小橋畔東行而抵達大理河附近的油房頭。1923年的調查工作至此結束，所走的途徑恰爲一“匚”形路線。

* * * * *

註一：舍頓山是 Scheiten Oula 的譯音。

三 河套遺址的發現(插圖一)

黃土時期——更新統中期的人類，在歐洲發現的最多，自1848年在西班牙直布羅陀發現“科爾庇人”(Homo calpiens)和1856年在德國杜塞爾多夫(Dusseldorf)發現“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之後，已引起世人的注意。經不斷搜尋的結果，前後已發現有二十多處是與“尼安德特人”差不多同時的人類遺址。例如1886年在比利時那慕爾(Namur)附近發現的“司派人”(Spy)，1899年在南斯拉夫紮格勒布(Zagreb)附近發現的“格魯皮納人”(Krapina)，1908年在德國科累茲(Correze)境內發現的“拉沙拜爾人”(La Chapella-aux-saints)及1910年在法國發現的“拉昆那人”(La Quina)。這些古人類化石，都是非常重要的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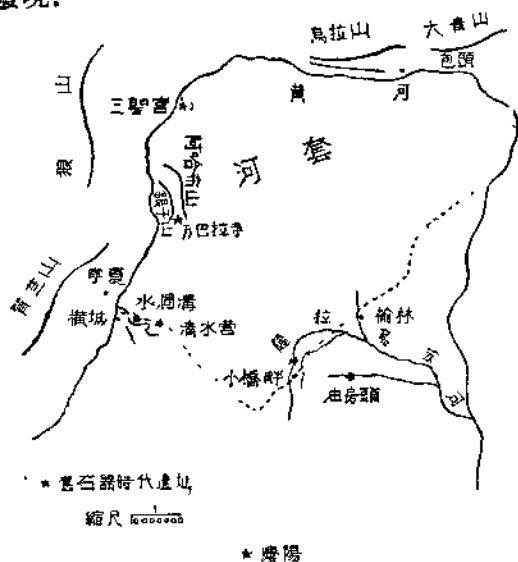


插圖1 河套舊石器時代遺址分布圖

此外在蘇聯、非州、爪哇都有同時期的人類遺骸出土；所以“尼安德特人”不但分布在歐洲，實跨歐亞兩大洲。英國雖有同時期的石器和動物化石的發現，然而始終未找到過人類遺骸。

下一章所說的河套人，也是與“尼安德特人”同時的，惟發現的化石過少，只有一枚上側門齒。因為研究材料有限，他究竟與現代人或其他化石人的關係如何，現無法判別。

關於河套人的文化，因為發現的石器很多，知道的比較清楚，茲將發現的情形解說如下：

河套的西南，在黃河的西岸，有一座名城，叫作銀川市，為寧夏省會的所在地。在銀川市的西南不遠，在黃河東岸，長城之南有一個鎮市，叫作橫城。

1923年德桑二人到了橫城之後，即籌備東行。

他們這次東行的目的和以往的工作，多少有些差別：過去在河套的北緣和西緣，並不專致力於人類遺址的調查，還需要作地質的研究；然而這次由橫城東行，完全偏重於人類遺址的搜尋；因為這一帶古老的地面完全為砂或黃土所覆蓋，岩石的露頭很少，不適於作地質調查。

他們行走的小河谷是與長城并列着，行至西距橫城：5公里處，有一個小地名叫作水洞溝。水洞溝夠不上一個村莊，只有一二家窩鋪，以供來往行人憩息之所。地方雖小，但為由清水堡去橫城必由之路。

德日進在水洞溝附近，在一個黃土峭壁上見有一層黑色的灰燼，灰燼中不但有碎骨，還有人工打碎的石塊。

他們見到這個遺址，當然特別興奮，因為他們的人力有限，遂由各處找到若干民衆，在當地作了一次發掘。一邊掘，一邊調查，在水洞溝附近不出一公里的面積之內，竟發現了四個遺址。這四個遺址，雖不如最初發現的遺址豐富，但痕跡都很清楚，而是屬於同一時期的。調

查的結果，認為在水洞溝附近一帶，凡是黃土的峭壁上都有發現石器的可能性。

水洞溝的工作結束之後，繼續東行。行至距水洞溝以東約 30 公里的地方，到達清水營。清水營是長城之南的一個小堡子，就在這個小堡子附近的黃土峭壁裏，又發現了人工打擊的石英岩石核。發現石器的量數雖然很少，但的確是人工打擊的。由這個發現，更可以證明由水洞溝至清水營之間的地區之內，舊石器時代遺址，想必是很豐富的。

清水營雖然有石器出土，但因藏量過少，遂未惹起德桑二人的注意，雖然他們也曾耗費時間到附近一帶去搜查，但始終沒有重要而豐富的發現，所以不得不使他們接續東行。

尋找古人類遺址，應當對地層的剖面多加注意，所說的剖面，就是一般被水浸蝕的峭壁。峭壁不但容易使人看出地層的構造，尤易發現地層裏的寶藏。凡是古生物學家和地質學家每對一個峭壁都是十分注意的。所以尋找古人類遺址，最好的方法，就是沿着河谷或山谷行走，因為河谷或山谷最容易沖出峭壁。假如地層中埋有化石或石器，容易被人發現。上述的幾個遺址，都是在峭壁裏發現的。

由清水營出發最初的幾日，是使他們最煩悶的一個時期。德桑二人的田野的經驗雖豐，注意力雖強，但始終也沒什麼發現。一直走到東距榆城約 150 公里的地方，到達河套東南部才與薩拉烏蘇河 (Sarasu-gol) 會面。

薩拉烏蘇河為陝西北部黃河的一個支流。它發源於陝西定邊縣境內，經過綏遠的東南角而又入於陝西。穿過長城不遠即與榆林河匯合，於清涼縣境內流入黃河。薩拉烏蘇河之長城以西的一段又叫作紅柳河，長城以東的一段又叫作無定河。

當他們走近薩拉烏蘇河地區，首先使他們感覺不同的，就是地質構

造上起了變化。薩拉烏蘇河的兩岸多沙丘及湖相堆積，真正黃土是看不到的。

根據過去他們調查的記錄，在寧夏附近的地區之內，更新統的地層包括黃土在內，不超過 22 公尺厚，可是沿着薩拉烏蘇河兩邊的峽谷，有高達 65 公尺厚，是由細沙堆積而成的大峭壁。

地層裏還會引起地質學家的注意，他們不但要在地層內尋找化石，還要詳細調查地質構造。

沿着薩拉烏蘇河兩邊的大峭壁行走，看地層，找化石，忙個不休。終於在距現代地表面約有 45 公尺深的地層裏，發現了一件巨大動物化石——犀牛的頭骨，目的既達，不得不使他們留在這裏，再作一個短時期發掘。最初發現這個遺址的人是蒙人王斯究克，說到河套遺址的發現，他應當居首功（註一）。

這裏的化石不但很豐富，而且還很完整，最出人意外的，於同一地層中還發現了石器。下一章裏所說的河套人的門齒也是在這個遺址中發現的。

有一個小村莊，叫作小橋畔，位於薩拉烏蘇河的東岸，薩拉烏蘇河遺址就發現在小橋畔以北附近的河岸地層裏。

薩拉烏蘇河遺址的發現，在中國史前學上的貢獻極大，它佔據中國史前學的一個時期，在人類發展上也代表了一個階段。我們站在史前學的立場來說，德桑二人的功績是相當偉大的。

薩拉烏蘇河的工作結束之後，他們又出發了。往東直奔大理河，大理河是無定河的支流——薩拉烏蘇河下游。由小橋畔東去約 90 公

註一：1922 年德日道和桑志華來此，當時已發現了這個遺址，有若干化石和

石器出土。

里，即到達一個小村莊，名叫油房頭，在這裏他們又發現了一個新的遺址。

他們由小橋畔到油房頭的途中，看出有由湖相堆積漸次變為黃土的現象，和由水洞溝到薩拉烏蘇河途中看到的由黃土漸次變為湖相堆積的情形恰相反。因此他們認為薩拉烏蘇河兩岸，雖是湖相堆積，但由於古生物證明，與黃土堆積是同時的。

油房頭一帶堆積有很厚的黃土，黃土之下有一層礫石，礫石層之下即為含三趾馬化石的紅土。紅土之下則為侏羅紀的砂岩。這一帶的黃土，約有 135 公尺厚。黃土層和礫石層之間，有的地方有砂或灰質的結核，這可以證明當黃土開始堆積時，由河流作用而成。

德日進偶然在礫石層中發現有破碎的石塊，經詳細觀察的結果，很清楚可以看出來是由於人工打擊而成的。

然而這種石器分布情形，並不像水洞溝和薩拉烏蘇河一樣，都集中在一起的，而是散佈在礫石層之上，與圓圓的礫石參雜在一起的。假如不十分注意的話，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

這個地點的石器，都是用大而圓的灰白色石英岩的礫石作成的，數量很少，在一公里的距離之內，只發現有五件由人工工作過真正的石器。一件是圓盤形器或平圓狀器(Disque)，兩件刮削器及兩件由人工擊破的礫石；擊破的礫石雖沒有一定的形狀，但有很清楚的人工打擊的痕跡。

油房頭的石器雖然發現很少，但可以證明相同的石器分布很廣。

1920 年桑志華在油房頭以南，大約有 125 公里的慶陽附近的黃土底部礫石層中，也發現過同樣的石器；由此可以證明，這種的石器往南至少分布到了慶陽附近。

* * * * *